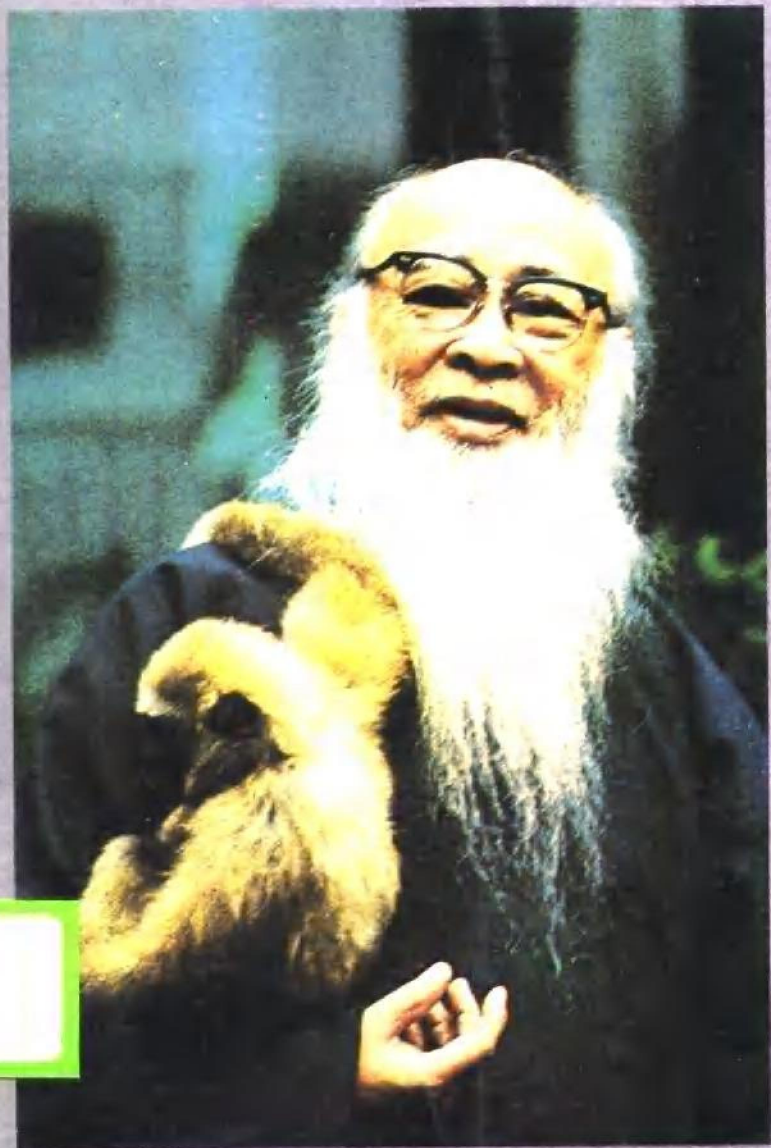


张大千艺术圈

包立民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张大千艺术圈

**ZHANG DAQIAN
YISHUQUAN**

张大千艺术圈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张大千艺术圈

*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frac{7}{8}$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14—0684—5

J·103 定价: 11.24元

责任编辑：黄复盛

封面设计：子 木

责任校对：侯俊华

目 录

1	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 ——附：关于张大千 拜师
11	张大千与张善子
22	张大千与谢玉岑
31	张大千与叶恭绰
42	张大千与张群
52	张大千与张学良
60	张大千与黄君璧
70	张大千与溥心畲
82	张大千与徐悲鸿
92	张大千与齐白石
97	张大千与吴湖帆
105	张大千与于非闇

116	张大千与叶浅予
126	张大千与郎静山
131	张大千与张伯驹
137	张大千与台静农
143	张大千与余叔岩
148	张大千与李秋君
158	张大千与春红
177	张大千与赵无极
184	张大千与毕加索
192	张大千的自画像
200	张大千的收藏
208	大风堂门人小记
213	后记

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

——附：关于张大千拜师

我最初知道近代书法家清道人李梅庵这个奇怪的名字，是从北京一位老画家口中听到的。几年前，我对张大千的书画艺术发生了兴趣，而这位年过花甲的老画家又恰是张大千三十年代初期的高足。他追随大千先生学画，时间较长，前前后后有十六七年。于是，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交谈中几乎是三句不离张大千。此后，张大千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形象，时常萦回脑际，萌发了研究探索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愿望。

一次，我向这位老画家请教张大千学画的师承关系。他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学画，并没有拜过画坛上的哪位名家。如果要问启蒙老师，那就是大千先生的母亲曾友贞。大千九岁随母学画，但曾友贞只是一位以绘、剪花样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千在上海倒是拜过一位名师，不过也不是画坛名家，而是以卖字为生的职业书法家，叫清道人李梅庵。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一段张大千在上海向李梅庵拜师的故事。

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二十岁的张爱（此时尚无大千之号）随兄张善孖刚从日本学习染织归来，寓居上海。当时他尚是一个未入书画殿堂的艺术爱好者。他听说上海有位以鬻书为生的书法家，每天求字的人很多，常常门庭若市。于是他好奇地前往李府观看。只见一位身材微胖，身穿道服的老人一手挥笔，一手扶桌，一波三折、一顿一挫地书写着，一篇法书仿佛是在摇桌子中摇了出来。初初一看，这些字写得并不秀逸，似乎有些笨拙。他觉得这样的字就能卖钱，自己也能写出来，回到家里，他提笔一试，可是怎么也学不象，这才发现李书中的顿挫法大有功力，并非一蹴而成的，心中暗暗折服，生了拜师学书的念头。但是，李梅庵是书界名流，总要有名人引荐才行。他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决定毛遂自荐。

一天清晨，他带着自己临摹的一篇习作，来到李府敲门。管家揉着惺忪的双眼，看了看这位留长须的客人，心中十分奇怪，忙问：“先生尊姓大名，何事相求？”他拱手作揖道：“烦管家通报道长，晚生张爱求见。”管家带着他走进李梅庵的书房，只见清道人端坐在一张紫木雕花靠背椅上，手扶书案，正在做早课。张爱不等管家介绍，纳头便拜，口称：“李老师在上，受晚生一拜。”李梅庵双手扶起，说：“不敢当，不敢当，请坐下叙话。”张爱不慌不忙地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报出家门，说明拜师的来意，并呈上自己临写的习作请求指教。李梅庵打开纸卷细细一看，又打量了面前这位弱冠之年就已蓄须的青年，不由大奇大喜，欣然接纳了这位毛遂自荐的门生；并吩咐管家马上将老友曾农髯请来引荐介绍。张爱一举得了曾、李两位老师，由此登堂入室，学习书法，鉴赏字画，由书入画，艺事日进。

张大千随李梅庵学书不到一年，李老师就病逝了。李梅庵



前中为曾农髯，后中为王个簃，后右为张大千。

的人品思想、书画艺道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张大千对老师十分敬重。据说曾、李死后，张大千的画室中始终挂着他们的对联墨迹，即使是侨居海外三十多年也不例外。张大千每次出远门开画展，临行时总要向两位老师的墨迹辞行，以示不忘师训。李梅庵死后，葬在南京牛首山，张大千在上海居住时期，每年清明都要去扫墓。

清道人李梅庵，江西临川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二〇年。他的原名叫李瑞清，梅庵是他的字，清道人是他的自号。关于他的字、号的由来，有两段趣事轶闻。据说李瑞清年轻时，人品学问均佳，又长得堂堂一表人才。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二十七岁的李瑞清考中进士，并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改任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师大的前

身) 监督(相当于校长)。但是, 三十而立的李瑞清却迟迟没有成家。在南京任职期间, 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见了, 十分赞赏, 主动向他父亲提亲, 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大女儿过门不久就死了。他父亲的朋友又慨然将二女儿续嫁给他, 二女儿过门不久, 又死去。李瑞清的岳丈执意要将身边最后一个小女儿嫁给他, 谁知三女儿未过门却又夭亡。李瑞清连遭不幸, 深受刺激, 发誓今生不再娶妻。他将这三位已过门和未过门的姐妹, 合葬在一个名叫梅庵的寺院里, 还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忆梅庵悼文, 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梅庵的字。

李瑞清为何又自号清道人? 他在《鬻书后引》中, 有这样一段自白: “辛亥秋, 瑞清既北鬻书京师, 皖湘皆大饥, 所得资尽散, 以拯饥者。其冬十一月, 避乱沪上, 改黄冠为道服矣。愿弃人间事, 从赤松子游。家中人彊留之, 莫得去。瑞清三世为官, 今闲居, 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 莫肯学辟谷者, 尽仰清而食……” 从这段自白中, 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 三世为清朝官的李瑞清, 感到政治上失去了依托, 心中愤愤不懑, 他毅然改黄冠为道服, 以清王朝遗民自居, 甚至想“弃人间事, 从赤松子游”。但是现实又不允许他弃家出走, 他只能埋名隐姓, 自号清道人, 做一个鬻书为生的假道人。

清道人在上海卖字, 家中往来的又多是上海书画界名流, 如吴昌硕、王一亭等人, 所以他的笔单挂出后, 求字者接踵而来, 一时声誉鹊起。一九一七年夏天, 发生了二起匪徒向道人敲诈勒索之事。

第一起是, 他一连收到两张恐吓信假借维良会募捐的名义, 要他捐款三百, 并指定交外商汇丰银行的钞票; 如若不交, 则生命安全难保。清道人接到绑票后, 连复两封信, 义正词严, 断然拒绝, 表现了不畏邪恶的堂堂正气。

不久，清道人又收到一群道号叫涵光、寂和、静虚、养定、葆真、应广等道人的联名信。信中假托道友设立“中国道教会”名义，邀请清道人担任发起人，并求助巨款，清道人复信，对这类刮钱道士严加申饬，同时表明自号清道人的原委，以划清界线。

有趣的是，清道人的这两封原信交管家付邮时，管家私自启封，另抄副本寄出，而将原件保存下来。清道人逝世后，这位管家则以善价卖给张大千的十弟张君绶；不久，张君绶投海自杀后，原件又转到张大千的手中。此事并非偶然，早在李梅庵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期间，凡是由他署名的布告，总是不胫而走，原来每次都被学堂内一位差役，当夜悄悄撕去，转售出手。上海大收藏家兼山水画家吴湖帆就曾收购到一张署名李梅庵的布告。

李梅庵的书法学的是鼎彝、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音窳）龙颜的碑刻。关于他学书的经过，他在《鬻书引》中自叙道：“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习今隶，博综六朝，既乏师承，但凭意拟笔，性沈酣，心与手舞，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继于毡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劳。岁在甲辰（一九〇四年），看云黄山，观澜沧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锐精，以竟所学，每自叹也……”他的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今隶。他自号北宗、与专学石鼓文、夏承华山、史晨大博、右军大令，尤好鹤铭般若而自号南宗的老友曾熙（农髯），对峙上海书界，时称南曾北李。

张爱在曾、李门下学书，李梅庵开始教授张爱临写汉魏佳拓片、碑板，并嘱咐用双钩，否则，就不知转折的微妙处；继

而让张爱集字为联语（集拓、碑中字为书联），向他指出，不如此，就不能懂得整体结构的秘奥，张爱听后顿开茅塞，想起最初偷学李书怎么也学不象，原来是不得要领。张爱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李书的特点、规律。从张大千早期的画款题字中可以看出，他的字体很象清道人，于古拙中见苍劲。他学清道人的字，几乎可以乱真。据说清道人有个侄子叫李健，善摹清道人书。有一天，张爱写了一副书联，开玩笑地对李健说，这是老师未署款遗墨。李健细细一看，竟分辨不出真假。清道人门生很多，但对张爱格外器重，他病重卧床，无法写字时，送来的笔单多由张爱代书。

李梅庵不仅是书法家，而且是书画鉴赏家。他家中收藏了不少书画，尤喜收藏石谿、八大、石涛的画，他反对陈陈相因的四王画风，推崇富有独创精神的石涛、八大。他的鉴赏能力、审美观点无疑也影响了青年时代的张大千，难怪张大千学画要以石涛作为自己的起点。清道人也能作画，他的山水法清湘（石涛）、八大山人（朱耷），花卉法恽南田。有人说他“以篆作画，以画作篆，合书画一炉而冶之”。不过他的画多为写书之余的遣兴应酬小品，作的并不多，流传很少。清末民初的国画大师吴昌硕，曾经写了一首《清道人画松歌》，诗中抒写了清道人的书画人品，诗云：

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
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濛濛。
画此者谁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
三日无粮饿不死，枯禅直欲参一指。
我识其画书之余，鹤铭天矫龙门癯。
笔力所到神吸嘘，有时幻出青芙蓉。
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

墨饮一开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
羞为阮籍穷途哭，手疲作画输苍然。
气象崛疆撑南山，大夫之封鸟可攀。
参天黛色横斑斓。

吴昌硕与李梅庵是同时代的两位清末遗民。他们对辛亥革命都持反对态度。这从诗中末尾借松来歌颂李梅庵效忠清王朝的点题可以看出。李梅庵在政治上虽然赶不上时代潮流，但是在书法艺术上却能独树一帜。他任职两江师范学堂期间，敢于在学堂第一次开设图画、手工课程，为国内培养了一批美术教育人才，这也是在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首创。因此，对于这样一位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书画艺术家，我们不必苛求，应该在艺术教育史上给予他一席之地。

附：关于张大千拜师

张大千在上海拜师学书，究竟是先拜李梅庵，抑或是曾农髯？我在《张大千的老师——清道人李梅庵》一文中，是取张大千早期的门生刘力上之说，先找李梅庵，拜师时恰值曾农髯也在座，曾、李是好友，所以同时也拜曾为师。

后读台湾著名记者谢家孝所著《张大千的世界》一文，书中有“曾李二师”一章，章中以张大千自述口吻说，他是先拜曾农髯、后拜李梅庵为师。

事隔数年后，上海谷苇在香港文汇报上撰写的《张大千拜师》，文中较详情地披露了张大千拜师的过程，他是通过书家朱复戡的介绍，而先拜曾农髯为师的，并在“小有天”备了两桌酒，举行了拜师礼。文中写道：

“拜师之日，来了不少客人。李梅庵、商笙伯、姚云琴、熊松泉等一班与曾熙同属‘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同人……既是拜师，免不了‘行礼如仪’，桌上红烛高烧，地下红毡一

叠。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地行了‘三叩首’的拜师大礼。

“嗣后，张大千从曾熙请益书法，不久并从李梅庵习字，因而书艺大进。”

由此看来，同是张大千口述，刘力上所闻与谢家孝所闻就有差异；而谷苇所记，又是从朱复戡口中传出。那末，究竟何者为是？

近日，笔者从上海烂漫社出版的《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子之一》的封三上，读到了甲子（1924年）春，曾农髯为张大千鬻书画而写的一篇例言，这篇例言写得较早，距张大千拜师之年才四年多，其中有一段记载了张大千拜师的过程，尽管比较简略，但可以澄清前面出现的疑问。这篇例言题为《季猿书画例言》，文中记道：

“张猿，字季猿，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下，觉而生季，因名猿，字季猿。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生人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国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杂，不足学，归游名山，日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

‘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多不能辨……”

从曾农髯的这段记述中，可见张大千先拜曾农髯学书是实情，但曾农髯出于对清道人的尊重，没有单独收弟子，而是“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翁），与语更异之”。因此，曾、李两人同时接纳张大千为弟子。

由此可见，刘力上早年听张大千自述同时拜曾、李为师，

并非谬言。不过拜师的先后有出入，该是先曾后李，而不是先李后曾。

张大千与张善子

张大千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中。其父张怀忠，是个小商人，其母曾友贞，是一个善绘花样、剪纸的民间艺人。张怀忠夫妇共生九男二女，但有三子（长子、五子、六子）一女早夭。老二张正兰，字善孖（子）；老三张正齐，字丽诚；老四张正学，字文修；张大千名正权，字季爰行八；还有一个大姐张正恒，么弟张正玺。从感情上说，张大千与大姐、么弟最亲密，他幼年随大姐读书识字、学习画画；又携么弟君绶上小学、中学。可惜大姐婚后因夫妻不和郁郁而死；么弟刚过二十岁就因恋爱风波跳海自尽，给张大千留下了一箱子触景生情的遗物，遗墨。老三张丽诚经商，经济上为张大千求学、赴日本学习，以及在上海拜师学书提供了不少帮助；老四张文修早年在资中教过私塾，后行医，张大千曾随四哥就读过数月，在诗文上得益颇多。但是，在家庭成员中，对张大千影响最大、最重要的，莫过于“二家兄”张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张善子，就没有张大千。

张善子出生于1882年，张大千生于1899年，